

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整理

甬上耆旧诗 （上）



宁波出版社

鄞州地方文献丛书

甬上耆旧诗 〔上〕

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整理



宁波出版社

鄞州地方文献丛书总序

被誉为“文献之邦”的鄞州是一片钟灵毓秀的神奇之地，四明、天台两山雄峙东西，奉化江、姚江两江纵贯南北，东钱湖坐落其间，以倚山临海、抱湖拥江的地势称雄东南。自公元前 222 年置县以来，鄞县一直为浙东的中心之一，特别是两宋以后，随着北方士族的大量迁入，顿成京畿之地、浙东的经济和文化中心。自此，文化世族累世不衰，文献典籍汗牛充栋。据《鄞县通志·艺文》的记载，仅从唐至清末，留有著作的县人就达 900 多人，著作数量几达万种。民国时期，甬上文人士涉历的学科更广，著作更是难以数计，充分体现了作为文献之邦的文化内涵和丰厚遗产。

这些先贤的著作是珍贵的文化遗产，是过去曾经辉煌或曲折历史的直接的记录，在反映历史真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。它是地方文化中最深刻、最恒久的内核，是历代智者对家园、对社会审视后的体悟和认识，凝聚着一个地域所特有的文化品质和传统。它也是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和象征，是一个地域文明进步到某个阶段的产物，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，是引导一个地

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。因而历代的有识之士都非常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，在鄞县，更有着保存、整理地方文献的优秀传统，在号称南国书城的天一阁的藏书巾，有着许多珍贵的地方文献。宋元以来，记叙鄞县历史的几部志书多为国内闻名的佳志。自明清以来，辑选地方人物作品、征集地方文献资料更是蔚然成风。《甬上耆旧诗》、《续甬上耆旧诗》、《四明清诗略》等都是收录大量地方文学作品的典籍，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张寿镛先生，以其约园藏书为基础，积一生之力，编纂出版了《四明丛书》第一至第七辑。该丛书收录了宁波府特别是鄞县的文人著作，使大批即将湮灭的珍贵文献得以留存。这一部全国著名的地方文献丛书，为后人研究宁波的历史文化创造出了良好的条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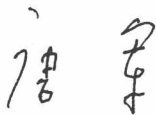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正逢文化大发展的盛世，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高瞻远瞩地指出：“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……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。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，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，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。”这为我们重视地方文献、整理地方文献指明了方向。

鄞州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，留下了珍贵的遗产，也赢得了世人的瞩目。今天，鄞州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，经济综合实力列全国县（市、区）前茅，各项事业欣欣向荣；新城区已成

为宁波南部极具活力和亮色的城市组团。但我们深知，只有文化的发展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，只有文化的提升才能获得持久的发展，只有文化的繁荣才能构建文明的社会。为此，我们在编辑《鄞州地方文化丛书》之后，又推出《鄞州地方文献丛书》，从浩如烟海的鄞县地方典籍中，遴选出具有珍贵文献价值又为学人急需的书籍予以整理出版，为保存、传承鄞州的地方文化尽我们的绵薄之力。我们相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文献史料将愈来愈显得珍贵，而我们工作的意义也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显示出其可贵的特质。

是为序。

政协宁波市鄞州区委员会主席
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主任



2008年4月10日

原序一

余初见一时词家，方录其乡先辈诗，率先撰一征启，布诸郡中，凡名荐绅先生与山人词客，宿有诗名及他右族子孙，俱取其先人行世名集以副所请，填塞几席。选家坐取诸集，录其擅名诗及后人方贵盛者，并为冠冕。至于单门逸响非世所称，子孙出其遗草与录附一二，辄有德色，但略去取间，遂裒然大集矣。至问其集中诸公风格高下与诗学源本，辟草莱者几人，主坛埴相羽翼者几人，选者读者俱茫然不知也。

余与吾友杲堂为此选则不然，先以杲堂所撰《甬上耆旧传》为本，因人而求其诗：凡名公全集行世已久，不烦更征，但询其老去诗篇、集外未传之作；亦有巨公宿老澹于得名，其遗集尚藏于家不轻示人，当造门请录；至里中藏书家，集部中常有先贤写本未行世者，当简其书目，即与借钞；他旧家族谱所收诗文，每有可采，亦须造观；以至山房村舍名手留题，为梵僧田叟所得，及残章佚简偶落人间，肯出一篇，受同璧驷，遂得以次编辑。

上溯越文大夫种，汉大里黄公，唐秘监贺先生知章，宋参政楼宣献公钥，元学士袁文清公桷。世有先民，为风雅发源，所谓高会之规矩也。自后倡雅郡中荐绅，如观察黄先生润玉，廉使谢先生瑾，兵部洪先生常；诸名家布衣，如至孝李先生本、宋弘之、倪味易、李栎轩诸先生，并扫

除芜秽，诗径始开。一时名公卿相望，若宗伯杨文懿公守陈，太宰杨公守陞，少保屠简肃公侨，大司马张文定公邦奇，九先生俱硕德上公，身握文柄。及诸名荐绅继起，前后三十余家，鼓吹大雅，而栢社长沈先生明臣自草野崛起，与大司马张先生时彻对主坛墀。同时有吕中甫时、杨伯翼承鲲诸先生二十余家，布衣风格并起，冠时于是。吾乡之诗，金石发声，遂称极盛。至于阐扬幽隐，若参政张先生琦、方伯陆先生铨，身后瓣香，奉为二老，而周太史翰、陈太守本深、张侍御曷、吴学士惠诸公三十余家，俱自二百年后搜其遗草，始登作者之堂；至布衣，则如胡百药、吴鼓和诸先生，里中渐不识其名氏，鬼神护惜，使余音不坠，至今日而始出，卒然得读。如从架上发徐山阴诗，市中觅白云先生遗句，惊拜狂呼，涕泗横下，其精响亦从纸上相答。而余复与杲堂重相论定，为诸先生叙次，或尚设一床，或迎同上坐，或龙门故老复与相从，或兰上诸贤使其重集，或引为一双，或使相左右，至其位置既定，而支派遂分，人风亦辨，此邦文献庶藉此信传矣。书成凡四十卷，今取前三十卷为叙，先登枣梨，其余以次行世，然余与杲堂更有望矣。

此书既出，得传诸名州大郡，当有仿其凡例，亦相采辑，必举甬上为发端，使郡国所在文献并征，是诚有望于著述家者矣。

原序二

君子所居乡，则其乡之文献俱得传。余尝览《艺文总录·史部》所载，如《襄阳耆旧记》、《东城父老传》、《临川名士传》、《锦里耆旧传》、《闽中名士传》，俱传其乡之人也；集部所载，如《苏州名贤咏》、《钱塘诗》、《江西宗派诗》、《浙东酬唱集》、《鄞江集》、《会稽掇英集》，俱传其乡之诗也。是各举文献之一，遂得藏诸东观，为史官所录。至元遗山撰《中州集》，以史为纲，以诗为目，始合文献为一书，使学者于乡国古人，诵其诗已知其人与世，开卷并陈，此诚著述家盛事也。

即以吾乡言之，若所载《鄞江集》九卷，今里中久失传，未知所录何人诗？间尝历溯古今，盖吾乡本越大夫文种之里也。越王五年之行，大夫赋诗祖道，悲感上皇；秦博士黄公，避世采芝，歌声出深谷。吾乡诗派，其发源甚古：唐秘监贺先生诗，于本朝为最贵，及归老四明，吟啸鹿亭、樊榭间，今所传诗一卷，还乡后唯存二绝句。宋时吾乡士族为极盛，中进士凡六百九人，位至执政十八人，擅诗名者甚多，今其集得传唯楼宣献公一人；张武子称为“过江诗祖”，与魏文节公同居小溪山中，日相唱酬，两家集并不存；《王深宁先生集》至百卷，仅见其《哭袁进士（鏞）》一首；郑荥阳诗学三世，其《四明文献录》所载诗，亦仅数家，可见宋人诗在当时遂已散佚，俱缺于采录之罪

也。至洪（武）建（文）以来，甬上诗道复兴，其后高士宋弘之取里中诗人二十家，为《四明雅集》，参议南江戴公续为六十家，大司马东沙张公广为一百二十家，更名曰《四明风雅》，自谓于先辈无遗诗。然如黄南山、郑荣阳、谢廷兰诸家，俱国初名手，其遗集至今始出，而彼时翻未见；杨文懿、张文定诸大老诗，如燕许张白斋、陆石溪二先生，并诗家宗匠，而与诸公漫收，不别眉目，佳处未得十之二。自后甬上诗日盛，（天）启、（崇）祯间，杨、陆诸君，选《甬东诗括》，网罗至四百余人，然洪（武）、建（文）以后，名臣若薛司税敬、郑教授本忠、周翰林而下三十馀家，其诗尚得传，而集中尽失载。夫以诸先生留心文献，一时风雅藉其采拾，而尚漏失若此，况此后作者篇什过多。余乃喟然叹曰：“宋以前诗不传，此非今日之罪也。成（化）、弘（治）以前诗传而不尽传，尚可采补，正（德）、嘉（靖）以后，诗不能删繁领要、搜隐获奇，恐终至于湮没，此皆余今日之罪也。”

因与友人胡道南先生谋，以余所撰《甬上耆旧传》为本，凡先贤士大夫名章佚草，有传有未传，以至单门处士虫稿鼠篇，极耳目所至，无不走访。既得毕集于前，始叙其世次，定其品目，考其支派分承、坛坫相嬗，本于班固《人表》之上中，参以钟嵘《诗品》之高下，使各从所类。其中固有人与文并擅鼎吕之重，亦有有德之言，因人而喜得其诗；亦有遗草足传，因诗而得存其人。以文以献，有善尽扬，然后一乡之论始定，使学者敬其桑梓重于楷模，而诸先生之人文遂得传百世而不祧矣。

四

集成，凡得选家四百三十人，诗三千有奇，为四十卷。其间名将之诗亦得十二家，此一奇也；闺秀诗，女从其父，妇从其夫，母从其子，此一奇也；方外有十高僧、三支二

老，此亦一奇也；葛遯乃贤，本回鹘部人，来居鄞先生之里，其诗遂称江南一绝，此更一奇也。初道南先生既与余相论定，遂以前三十卷先付梓。人工甫及半，而道南云亡，未及睹其书之成。其子德迈，年少善读书，以为先公之业不可中废也，遂梓成前三十卷行世，俱有功于文献，应得书。

康熙十四年（1675）长至日

甬上后学李邕嗣撰

附述

先侍御道南府君与杲堂先生束发同研席。李先生少治诗、古文词，每有所撰述，与先君共相讨论，俱有盛名。至其后而出处不同，先君以进士起家，出佐郡，召入为谏台，而李先生益杠门著书不出。及先军以内擢休沐，里门始得重过李先生草堂叙生平。欢时，先君以历官所著叙论、疏草及他诗文，囑李先生论定，将付梓人。适李先生方撰吾乡《耆旧传》，并录其遗诗手稿填席。先君见而喟然曰：“虞雍公有言，使里中文献无传，后生之责也。今杲堂此书叙吾乡千馀年人物，嘉行遗编，烂然并出，可谓有功于文献矣。”先君因尽取家所藏先辈遗集及他所散见，益补其未备。李先生遂专事叙传，而以辑选属先君，共商酌去取。大略于诸名家集盛传当世者，录之颇严；而于藏集未行者，及行世而名未显者，每力为表章，意在撝奇表异，务使不遗。

先君因有《答杲堂记事》二诗，其一章曰：“谁向前识子期，要从隔世叙相思。爱奇肯负惊人句，嗜苦偏寻走瓮词。殄螳饱鱼深可惜，镂金题玉转无奇。昔贤留得灵光在，踏断荒野拾得时。”其二章曰：“百年寂寂少心知，剩骨苍茫有所思。碧落也须传好句，黄垆恨不答前诗。殄多石髓当逢贤，劂遍芝苗定获奇。某在千秋应一遇，可如饭颗见君时。”读二诗，仰见先君与李先生采录苦心，发先民之潜辉，亦云至矣。

时所录诗四十卷，先君遂取前三十卷先授梓；其后十卷及《方外耆旧诗》、《甬上诗话》即续成。复录《耆旧文集》，方同采辑，俱相期以次传世。会李先生序先君诗集，遂盛推先君表扬风雅，上接东沙张大司马风流前辈，槃盂藉以不坠。不意功甫及半而先君谢世，刻事亦中辍，痛哉！痛哉！

迈在丧次逾年，伏念此书系里中文献甚重，且先君遗志不敢中废，因复鸠工刻成前三十卷，俱先君所授草也。方李先生初为是集，其婿万子允诚访录先辈遗文，靡所不尽；至脱稿，迈之师旦复张先生、锡袞李先生复相商订，而迈亦得与李先生令子瞰共事校雠，凡四历寒暑而书成。李先生怅然，念及先君志扶里中声雅，使后人不忘俎豆，为功甚大，而人琴中丧，不及见其书行，命迈具列本末，附于诗目后，使得以书成慰先君地下耳。

时康熙丙辰（康熙十五年〈1676〉）孟春穀日
不孝男德迈谨述

漫议《甬上耆旧诗》及其系列之形成

数年前，笔者怀着对浙东学术的崇仰心情，以及对乡邦文献挥之不去的情结，着手进行《甬上耆旧诗》的点校、注释。由于老年体衰，各种疾病有增无已，视力减退更甚，以致稽延时日，迟延至今日始勉力成稿。

从河姆渡文化算起，宁波已有七千年悠久历史。吾甬子民素以“诚信、务实、开拓、创新”著称，长期以来，铸就勤奋好学、刻苦耐劳、意志坚毅、低调务实之精神，敢于冒险又脚踏实地，重视教育而不轻视商贸。在这一方背倚巍巍四明、面临浩淼东海的土地上，涌现出一代代具有卓识远见的俊彦之士，孕育了特色鲜明的海洋文明和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术。迄今，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，已屹立在祖国东海之滨。

何谓“甬上”？简言之，“甬上”为明中叶以来鄞城的别称。宁波之地，古称“甬勾东”。夏禹时有“董子国”，战国时为越国领地，曾有鄞、鄮、句章等政区建置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兼并六国，统一中华，设郡县，全国分三十六郡（后增至四十餘郡），下置县。鄞县秦属会稽郡，唐时升格为州府一级建置，设明州，沿袭至宋，南宋及元，改为庆元府、庆元路。明太祖朱元璋即位，改名宁波府，取“海定则波宁”之意，其名沿用至今。鄞县一向为府、州首县，亦称“附廓县”，乃府、州衙署所在，为府、州

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的中心。

又曰何谓“耆旧”？按照传统释义，即年高德劭而久负盛名的人。愚意以为，从杲堂《甬上耆旧诗》选材取舍标准来解读，细言之，似含有德高望重、行洁著丰、忠贞爱国、桑梓情深、学有专长、业有所精等内容。虽不能求全，然大体符合者；或某一方面有较为突出的成就，亦可称为耆旧。年龄非唯一标准也。

甬地历代学者，往往热衷于编纂一种作品与作者传记相结合的总集；同时又重视地方志的编纂。两者交相辉映，相得益彰。沿此传统，代有操笔之人，一脉相承，绵延千载，成为浙东学术的一道靓丽彩虹。杲堂在《甬上耆旧诗》序中阐释过，所以仿前贤，“以史为纲，以诗为目，始合文献为一书，使学者于乡国古人，诵其诗已知其人与世”。有深意焉。

《鄞江集》开甬上耆旧诗之先声，继之者有《四明文献集》、《四明文献录》、《四明雅集》、《四明风雅》与《甬东诗括》等

按传统说法，多以金代学者元好问《中州集》为诗传合璧总集之嚆矢。《四库全书·集部·总集》收有此书，谓是集“录金一代之诗”，“其例每人各为小传，详具始末，兼评其诗，或一传而附见数人……”其实，邑人王致《鄞江集》更在其前，惜其书早佚，故通常只提《中州集》而忽略了《鄞江集》。王致为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，称“鄞江先生”。杲堂说过：“以吾乡言之，若所载《鄞江集》九卷，今里中久失传，未知所录何人诗？”

《鄞江集》虽未能保存下来，但在他的启发下，后继者代不乏人，《四明文献集》、《四明文献录》、《四明雅集》

与《四明风雅》等相继涌现，即其佐证。

《四库总目提要·集部·别集》称，尚有“《四明文献集》五卷，浙江鲍士恭家藏本，宋王应麟撰”。事实上王应麟《深宁集》一百卷早佚，“此本乃明鄞县郑真、陈朝辅所辑《四明文献》之一种……盖捃拾残剩，非其真矣”。

明前期，又有《四明文献录》出现。据《四库总目提要·史部·传记类存目三》介绍：“《四明文献录》一卷，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，明黄润玉撰。润玉，字孟清，鄞县人，永乐庚子（1420）举人，官至广西提学僉事。……《四明文献》分为二类：一曰‘乡先生’，自汉夏里黄公以下三十五人，皆四明产也；一曰‘乡大夫’，自周文种以下九人，皆官于四明者也。人各有传，并系以赞。”卷末有润玉之孙黄溥跋，彼云：“原本尚有诸人小像，后莫息重刊，以非真本削除之。”黄溥又云：“是书未出以前，有伪本托润玉之名以行，润玉知而毁之。”

或云，洪（武）建（文）以来，甬上诗道复兴。其后高士宋弘之（恢）取里中诗人二十家为《四明雅集》，参议南江戴公（鲸）续为六十家，大司马东沙张公（时彻）广为一百二十家，更名曰《四明风雅》。自后甬上诗风日盛，（天）启（崇）祯间，杨（德周）、陆（宝）诸君选《甬东诗括》，网罗至四百余人。

《四库·集部·总集类存目二》著录有《四明风雅》四卷：“宋弘之编，戴鲸增删，张时彻又增删之。弘之仕履未详（按：弘之系宋恢之字，《甬上耆旧诗》卷五中有传）。鲸字时霖，号南苍，鄞县人，嘉靖癸未进士，官至福建布政司参议。所录明代宁波之诗，自洪武迄嘉靖，凡六十五人。”至于《四明雅集》，则为张时彻所增订，扩充至一百二十人，该书《自序》中有说明。

《甬东诗括》是甬上耆旧诗系列第一阶段的小结,《甬上耆旧诗》的问世是乡邦文献编撰的一项重大突破

《甬东诗括》著录的人物和作品比前面几种更为充盈,直接为《甬上耆旧诗》诞生作了铺垫。

《甬东诗括》,计十三卷。据甬上藏书家冯孟颀考证:“此书(杨)德周与陆宝、陈朝辅、李桐同辑,以年代为次,自洪武元年至天启七年,末附闺秀、方外,凡四百七十九人,得诗二千七百九十七首。”又云:“其后李杲堂因《诗括》而辑《甬上耆旧诗》,可见此书实为《甬上耆旧诗》基础之作也。”

获悉此书原刻本天津图书馆有藏,曾函恳该馆历史文献部复印有关条目寄下,犹如亲睹实物,并据此与《甬上耆旧诗》作参校,得出相关结论。《甬东诗括》收作者四百五十五人,诗二千七百八十三首,比冯先生所说少了二十四人、十四首诗。

胡文学、李邺嗣辑选的《甬上耆旧诗》,以《甬东诗括》为参照,搜佚补阙,选精汰芜,特别加强了叙传部分的内容,使《耆旧诗》的质与量均有明显的飞跃。

《甬上耆旧诗》编撰者署名为“胡文学辑选,男德迈、侄德裕校,李邺嗣叙传”,实际上杲堂出力最多,杲堂子李墩、婿万斯备及著名学者仇兆鳌等亦协助搜集资料及参与校勘。他们均是饱学之士、浙东学派中坚,可见此集在质量上是有可靠保证的。

杲堂痛感前朝乡贤诗作年愈久佚愈甚,如《王深宁先生集》一百卷,而今存者仅见《哭袁进士(鏞)》诗一首。明前期的诸家诗作,虽有宋恢、戴鲸、张时彻等辑为《四明雅集》、《四明风雅》,然亦多有缺失。直至《甬东诗括》问世,“网罗至四百余人,然洪、建以后,名臣若薛司税敬、

郑教授本忠、周翰林而下三十馀家，其诗尚得传，而集中尽失载”。杲堂深叹曰：“宋以前诗不传，此非今日之罪也；成（化）弘（治）以前诗虽传而不尽传，尚可采补；正（德）嘉（靖）以后，诗不能删繁领要、搜隐获奇，终至于湮没，此皆余今日之罪也。”“因与友人胡道南先生谋，以余所撰《甬上耆旧传》为本，凡先贤士大夫名章佚草，有传有未传，以至单门处士虫稿鼠篇，极耳目所至，无不走访。既得毕集于前，始叙其世次，定其品目，考其支派分承、坛坫相嬗，本于班固《人表》之上中，参以钟嵘《诗品》之高下，使各从所类。其中固有文与文并擅鼎吕之重，亦有有德之言，因人而喜得其诗；亦有遗草足传，因诗而得存其人。以文以献，有善尽扬，然后一乡之论始定，使学者敬其桑梓，重于楷模，而诸先生之人文遂得传百世而不祧矣。”

黄梨洲先生为杲堂所作墓志铭云：“先生愍郡中文献零落，仿遗山《中州集》例，以诗为经，以传为纬，集甬上耆旧诗。搜寻残帙，心力俱枯。其布衣孤贱，尤所惋结，宛转属人，则顿首丁宁，使其感动，夺之鼠尘、绩筐、钗笛之下，以发其光彩。若片纸未出，先生自比为长吉之中表，凜乎有不祥之惧矣。书成，立诗人之位，祀以少牢，闻者为之轩渠。”其编撰目的十分清楚，就是保存乡邦文献，传承浙东学术，为继承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作出自己一份贡献。其征集遗稿佚篇过程之艰辛与用心之良苦，感人至深。然而，要编纂和出版一部数十万言的著作谈何容易！杲堂的有限家财，早已为营救抗清遇难志士和殓葬烈士遗体而耗竭，幸亏他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、也有志于乡邦文献的胡文学（进士出身，任御史之职），相对来说饶有资财，在他大力襄助下，才得完成前三十卷的出版。可惜刊印只及一半，文学病故，来不及亲见此书问世。